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漢書卷四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顯師古注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本與武帝同諱師古曰本名

家追書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

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

徐公再拜曰何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

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眾慈父孝子所弔不敢事刃於公之

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曰物市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倖周官考工記又作倖音音同耳今天下大亂秦

政不施

師古曰施設也宜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呂復其怨而

成其功名

師古曰復猶報也音扶目反此通之所弔者也曰何呂賀得子而生也

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

之

師古曰今將欲見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呂為殆矣

師古曰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

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已守戰者

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已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

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孟康曰嬰

白統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巨喻堅為君計者莫若已黃屋

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令則邊城皆將相告曰

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此

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已此說

武臣武臣已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

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

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

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師古曰閒使謂使人伺閒隙而單行何

已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捍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原搖將

軍將數萬之眾廼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

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畱之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已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

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為

齊王已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

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信曰何謂

也通因請閒師古曰不欲顯言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

師古曰建號者自立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師古曰雜糞猶雜飄至風

起師古曰飄讀曰焱當此之時憂在亾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眾距鞏雒岨

謂疾風音必遙反

山河一日數戰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敗滎陽傷成

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胸也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關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然兵困於京索之

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師古曰至銳氣挫於嶮塞糧

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師古曰罷讀口疲臣料之師古曰料量也非天下

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

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

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

趙出空虛之地臣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鄉讀曰

諸侯臣德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

曰西鄉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不死故云請命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

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

頸之交及爭張廕陳釋之事師古曰廕音一懸反常山王奉頭鼠竄臣歸漢王

師古曰言其迫窘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泚水之南師古曰鄗音呼各反泚音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臣交於漢王必不能

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廕陳釋之事者故臣曰為足

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師古曰過猶誤也大夫種存師古曰越伯句踐越伯句踐師古曰今

功也伯讀曰霸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

故曰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曰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

種此二者宜足曰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

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井陘

誅成安君之罪已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

斬龍且西鄉已報師古曰且音子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

也師古曰言其計略奇異世所希有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

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師古曰安焉也此下亦同夫執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師古曰念猶思也

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斯

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兒為儋受二解音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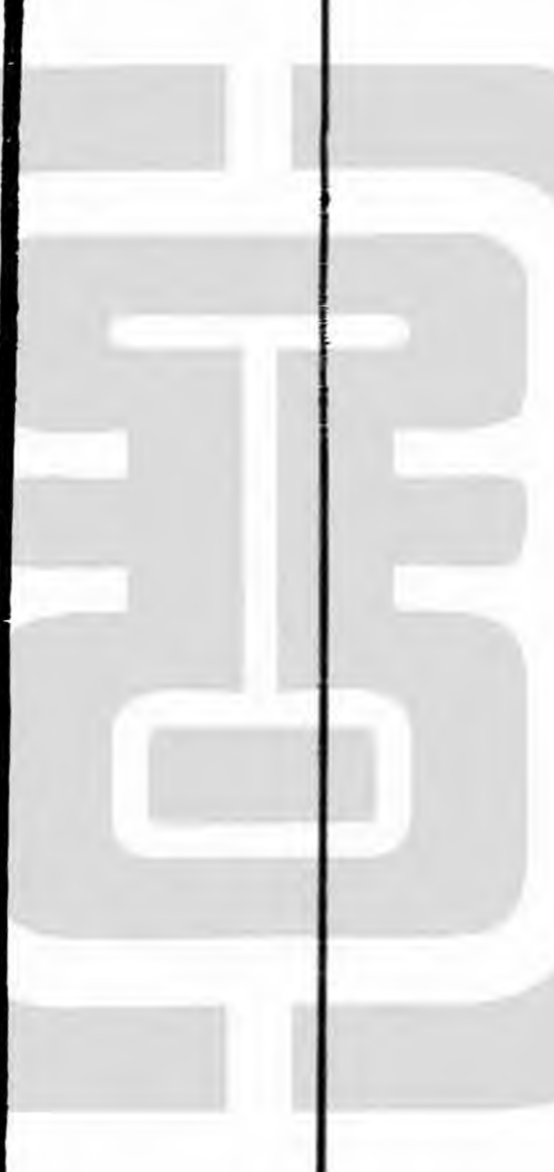
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

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蠹師古曰與讀曰預蠶也蠹毒也蠹音丑界反蠶音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

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力士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師古曰此古語歎時之不可失願足下無疑臣之

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己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曰告通令罷去



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已罪廢為淮陰侯謀反

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

士蒯通迺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師古曰若汝也

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

失其鹿張晏曰鹿喻帝位天下其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

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邪師古曰殫盡也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

齊士不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

及田榮敗二人醜之師古曰醜從亂曰為醜惡也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

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

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入肉姑已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曰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

家追女矣師古曰而亦汝即束縵請火於亾肉家師古曰縵亂麻音於粉反曰昨暮夜犬得肉

爭鬪相殺請火治之師古曰治謂燔治死犬燔音似廉反亾肉家遽追呼其婦師古曰遽速也故里

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

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

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

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

卑節下意曰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曰為

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曰材能稱為淮南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已百數被為冠

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

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亾國之言乎昔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廼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

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臣將為大王畫計

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師古曰言智慮通達事未形兆皆預見之故聖人萬舉

而萬全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曰動作者

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曰公何

言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

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千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

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楚貢獻東甌入朝師古

曰廣西南夷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已為塞者也師開朔

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

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已為大將軍何如人

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已禮

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

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

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

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已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

常人也已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

軍迺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已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受几杖而不

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采山銅已為錢煮海水已為鹽伐江

陵之木已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

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陽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

徒也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已吳眾不

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有一言云已死報也師古曰二說死並非且吳何

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成臯口而令今我令

緩先要成臯之口韋昭曰淮南臣名也師古曰緩者名也不言周被下潁川兵塞

輾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

此計則漢河南郡唯雒陽在耳餘皆不屬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

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險阻其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

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已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

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

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清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

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師古曰鄉讀曰嚮無應即還略衡山勢

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已擊盧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孟康曰下雒江

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已禁南郡之

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已延歲月之壽耳

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已為什八九成師古曰吳賢驕如王之三臣也

公獨已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

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

奮臂大呼天下嚮應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

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已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

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音也海瀕謂緣海涯之地瀕音

類文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女子紡績不足於葢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

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欲為亂者十室而

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

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種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為

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傳尉佗知中國勞

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云南海尉任囂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蒙築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此蓋伍

被一時對解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

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

父不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領耳而聽

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

師古曰

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一歲也呼音

火故劉項竝和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計反嚮音日響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亾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呂成帝王之功今大

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

天下壹齊海內汜愛蒸庶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眾也汜音敷劦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

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

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日響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呂陳勝吳

廣論之被呂為過矣師古曰過誤也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

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

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

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

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師古曰在羣臣先死身死于東宮也如滄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

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曰微幸邪師古曰微幸也幸非望之福也被曰必

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曰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

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徙人也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呂上呂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呂

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呂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

其期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

囚徒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

辯士隨而說之黨可曰微幸師古曰黨讀日儻王曰此可也雖然吾呂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

反縱跡如此天子曰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曰被首

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

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已

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相乖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弃

市齊遂絕迹師古曰劫也音頓妙反西人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

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頓妙反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

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

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也欲取必於萬乘已復私怨師古曰選取勇取必謂

必取勝也復報也音扶目反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師古曰選取勇敢之士已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已贖丹罪上不許竟收趙太子張晏曰雖遇初

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師古曰今書木犬臺有作太壹字者誤也漢無太壹宮也自請願已所常

被服冠見上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

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貴中則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次下亦同曲裾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燕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績袖邊賈逵謂之衣王蘇林曰交輸如

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緙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加蘇二說皆是也冠禪纒步搖冠飛

翻之纒服虔曰冠禪纒故行步則搖曰鳥羽作纒也蘇林曰析翠鳥羽已作纒也臣瓚曰飛翻之纒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也纒纒絲為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

音也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

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曰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

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已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曰充

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

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

曰今貴戚身待於北軍也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

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

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曰秩次輸錢北軍凡數

千萬上曰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行馳道中

師古曰武帝之姑即陳皇后母也

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

得行車騎皆不得

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

盡劾没入官

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

從上甘泉

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上也他皆類此

逢太子家使

師古曰太子遣人之甘泉請問者也使音山吏反

乘車馬行

馳道中充曰屬吏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已教救亡素者

師古曰言素不救救在石

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

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

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

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

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

奏言上疾崇在巫蠱

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徵也音息遂反故其字從出從示示首鬼神所自示人也

於是上已充為使

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張晏曰胡首言不與華同故充任使之

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視鬼許昌酒酸地今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汗染地上為祠祭之處已誣其人也

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師古曰已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鉗音其炎反

民轉相誣已坐

蠱吏輒劾已大逆亾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

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亾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

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已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

木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坐作而獲之

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

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

師古曰乃汝也

迺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

族

讀與由同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諡置園邑故云戾園

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

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

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

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已為援交游日廣

孫寵亦已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

師古曰為太平免可也

與躬相結俱上書召待

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

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

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下道徑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亾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曰為大山石立而

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曰故與其後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

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曰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已拏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

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

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

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

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

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已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

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

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攙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曰此得罪

矣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亾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師古曰仄目師古曰

不可用師古曰謂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禧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

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師古曰駮愚也音五駮反諸曹已下僕

不足數師古曰僕邁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邁古速字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關師古曰卒讀曰粹陛下誰

與備之如使狂夫嗶諄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嗶古叫字諄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

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師古曰竟讀曰境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

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

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押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解在高紀小夫懷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

師古曰憤心亂也眊目闇也 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雖加

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曰富國彊兵今

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天子使躬

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曰省轉

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

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

奏曰為單于當呂十一月入塞後曰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

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蘇林曰寔音欬噓之噓音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師古

之捷既已失之末俗學者又改寔曰字音寔之晉音是音竹二反而匈奴傳服虔乃音獻捷居彊燠之地臣瓚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

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蓋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

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

爰寔使者來上書曰所曰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

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

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服虔曰謀者舉兵伐

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曰為中國常曰

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

德保塞稱蕃今單于曰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

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師古曰竟讀曰境躬倚祿曰師古曰

引之也謂引歸其言也音居綺反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曰壞之豫

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曰其犬馬齒

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

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蒞於河鼓師古曰蒞讀與

同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

事

字

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師古曰救整也斬一郡守曰立

威震四夷因曰厭應變異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上然之曰問丞相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曰行不曰言應天曰實不曰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曰救戒人君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欲令覺

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讀曰悅辯士見一端或妄

曰意傅著星歷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治略反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

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師古曰舉守諸侯相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

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耳師古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師古曰諛古諛字調諛

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

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曰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殺悔過自責疾誅

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師古曰語在秦誓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

參考無曰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易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詔曰閉者灾

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煩著見師古曰謂之象未聞將軍惻然深曰

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監惡師古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師古曰督視察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

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

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

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

躬臯過上繇是惡躬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亾

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虛造詐讓

之策師古曰詐詐也欲曰誅誤朝廷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

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曰

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曰祝

盜方曰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

立中庭向北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引求福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

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

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師古曰諱古呼字音火故反因

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師古曰咽龍音一上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

連下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聖弃市

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終身不得仕

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

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洪音鳥助反鷹隼橫厲鸞俳佻兮師古曰厲疾飛也鸞神鳥也赤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俳佻謂不得其所也矧若浮焱動則機兮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

藜棘撻擻曷可棲兮師古曰撻擻衆盛貌音仕巾反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

得往兮應劭曰雖冤頸力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古曰冤屈也張說是涕泣流兮崔蘭張晏曰崔蘭草名也蔓延於地

有所依憑則起躬恐長帝不用己為大臣置治也臣瓚曰崔蘭泣蘭干也師古曰贊說是佳音先心結惛兮傷肝師古曰結惛亂也孟康曰惛音骨虹

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而有照曜也孽杳冥兮未開如清曰虹蜺覆日被日月云謗言流行忠良浸微也光明謂之孽師古

曰孽邪氣也音牛列反痛入天兮嗚諱冤際絕兮誰語張晏曰躬自己被讒枉而與君絕也

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師古曰唵古吟字嗟若是兮欲何留師古曰言變故如是何用久留而生撫神

龍兮搯其須師古曰搯與摩同謂執持之游曠迴兮反亾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雄失據兮世我

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應劭曰事見論語崩通一說而喪三儻應劭曰亨鄭食其敗田橫

信也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師古曰詐為王書策而歸見納也師古曰讎讀曰售謂被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書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謂

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書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師古謂

流其工放曠地竄三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梯

苗殛餘也事見虞書詩歌青蠅君子無信讒言蓋蠅之為蟲毀汙白黑已喻佞人變亂善惡

春秋呂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翬謂隱公曰吾將

為其少故今將授之矣樂書搆卻而晉厲弒應劭曰樂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驪

鞏懼反諸隱公而殺之公信之而滅三卻樂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穆子之孽子也仲正妻子也牛

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伯昭伯毀季平子於昭費忌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平王

秦无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宰嚭嚭謂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

而搆焉云其怨望今將叛令王殺之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

臨事沮大眾冀國之敗夫差大怒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

賜之屬鏹之劍其明年越滅吳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春申君已有身使妹謂春申君

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有

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申君之寵乃刺殺之上官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

秦**趙高**敗斯二世縊張晏曰趙高譖殺李斯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伊戾坎盟宋

瘞死李奇曰伊戾為太子傅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詐歃血加盟書曰證之公曰故殺瘞師古曰瘞音在戈反江充造蠱太子殺息

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師古曰

福反絲
與由同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終

全漢書局印
服古閣本

漢書四十五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漢書四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亾徙溫師古曰溫河內之縣高祖東擊項籍過河

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曰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

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

比張晏曰舉朝無此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已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徒

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曰馴行孝

謹師古曰馴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

名王居中而消潔者也外有書謂令奮受之也消音詢

徒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戚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已姊為

張晏曰舉朝無此也師古曰舉皆也

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

季年萬石君已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已歲時為朝臣師古曰過宮門

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子孫為小吏來歸

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

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申申僮僕訢訢如也許慎云

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已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已為不及

也師古曰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已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太后已

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已長子建為郎中

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文穎曰郎官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侍者取親中幫廁踰身

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段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

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已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謁親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侍者取親中幫廁踰身

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段賈逵解周官云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

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上已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

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

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於萬石君

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

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作四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

謁親五日一下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舍自其竊問侍者取親中幫廁踰身

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馬慶曰

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言無所治罰為立石相祠元狩元

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

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

子孫至孝其曰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收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

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

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宣師古曰醇專厚也音純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六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曰

適之師古曰適讀曰適上曰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師古曰與讀曰豫乃賜丞相告歸而

案御史大夫曰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

相疲驚無曰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

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

之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嵩嶽通八神曰合宣房孟康曰八神

擾故為流民法曰禁重賦師古曰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

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竝見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方答氣

應未能承意師古曰言自修整曰報瑞是曰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曠空也人往年觀明堂

反

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

如淳曰郡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呂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

姓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率家

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

如說近之請入粟為庶人服虔曰慶自居相位不能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

危之而辭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乎師古曰曰此危難之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曰

為見責甚深而終曰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

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

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曰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

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曰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曰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不能扶戲車也應劭曰能左

之弄車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上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

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

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呵也師

曰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

所曰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

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言對曰

死罪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

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

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創室之中郎官有譴常蒙其罪

師古曰蒙不與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曰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

他乃拜綰為河閒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閒兵擊吳楚有

惡

功拜為中尉三歲呂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上呂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郵都

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

自初宦呂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呂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呂景帝病

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綰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耐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諡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

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曰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當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柰其善

盜嫂何也

師古曰盜謂私之

不疑問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呂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首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綰俱呂過免不疑

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信侯傅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呂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

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澤故勃是言得此言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一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陰重不泄入言也仁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呂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不泄也上時問人

自幸其家家徒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

師古曰問君他人之善惡

師古曰問君

師古曰問君

師古曰問君

師古曰問君

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之仁乃病免呂二千

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讀曰悅歐孝文時呂

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呂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名家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

也此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

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呂誠長者處官師古曰劾與專同又音之亮反官

屬呂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今更平番之不可者

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清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因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

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呂上大夫祿歸老子

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訥遲也敏疾也其萬石

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師古曰與讀曰與是呂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

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六

文三王傳第十七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

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呂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

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愆數其為王之年孝

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師古曰比類也其明年乃

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

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千秋萬

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

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呂距吳楚吳楚呂梁為限不敢過而

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

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秦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畱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

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大治宮室

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

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曰反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擬於天子師古曰擬比也音擬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皆游

梁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且百萬者言凡百也珠玉寶

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

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因留

呂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

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與漢宦官匹異十一月上廢栗

太子太后心欲呂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議格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曰嗣事師古曰不敢更言此事言

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

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

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

梁相軒丘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

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

王服虔曰茅蘭孝主大夫也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也

從兩騎入

匿於長公主園

漢使迎

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

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

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畱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

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曰輔身也今出背上也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

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

畱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

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

為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古食字

孝王未死時財已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

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

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

子共王登嗣

師古曰共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呂常山

為阻

師古曰依山呂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

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

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

師古曰頃王之后年

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

師古曰相者王之相

年使從季父

往來送迎則

師古曰宗室諸從也

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

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

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其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呂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呂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其莫私與其奴亾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物曰為好如前曰好是為好喜之事也師古曰好音呼可反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書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亾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亾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

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

王有鬪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鬪而雲雷之象呂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鬪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

善寶之毋得呂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

命毋得呂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

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

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

爭門措指音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呂為筆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窄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

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呂此使人

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颯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任后未

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

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亾去睢陽太守

怒曰讓梁二千石二千石曰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
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曰下具知之欲曰傷梁長吏書
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曰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無曰輔王故
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
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
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
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
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
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曰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
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師古曰毆傷夜私出宮傅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

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
言其父自主婚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重也遂與園
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
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
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曰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
之私聽聞中葺之言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音灼曰魯詩曰葺也春秋為
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葺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
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按驗既亾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
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曰偏
辭成臯斷獄亾益於治道汗蠟宗室孟康曰蠟音漫師古曰蠟音林謂塗也曰內亂之惡披
布宣揚於天下非所曰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也臣愚曰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

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始亦案事者迺驗

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必不與姦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

上也如清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若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者還反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刷謂

清白之狀付有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復呂公

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呂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

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也有司請誅上

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

持節即訊師古曰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師古曰初時策諄暴

妄行師古曰諄乖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師古曰此

也音布內反

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

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慢不首主令與背畔師古曰不首謂

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畱獄明詔加恩復

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傅相中尉皆

呂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

路之辭也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價豈非書到明旨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

益深傅相曰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

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呂質性下愚

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者傅相亦不純呂仁誼輔翼

立大臣胥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

和更相眚伺師古曰更宮殿之裏毛薙過失亾不暴陳當伏重誅呂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曰適去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騷也憂動曰騷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論師古曰論論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埃罪長沙師古曰埃古侯字侯侍也仄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則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其流也造音千到反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極言極也極師古曰罔無也烏虜哀哉

兮逢時不祥師古曰序讀曰序鸞鳳伏竄兮鴟鴞鷃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鴟鷃鷃

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植謂隨夷溷兮師古曰隨夷溷也溷初曰隨干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謂

賢聖逆曳兮方正

跖躄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躄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躄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

以劍名鈹刀為鈹音灼曰世俗為利為鈹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跛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驥音五列反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

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龔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龔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曰自珍

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蝦水蟲蟻今之蟻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蟻況從蝦與蟻蟻也師古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搆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

亦

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數蒙聖恩得見黃赦

師古曰黃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

將冬月

師古曰冬月而減罪也

迫促貧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

微幸得踰於

須臾

師古曰須臾也

謹言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

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

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

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已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弟故曰愛親然會漢家隆

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亾厭

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終

余踐書局所汲古閣本

漢書四十七

賈誼傳第十八

漢書四十八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已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為文也屬音之欲反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

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召為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

召已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

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已

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曰為漢興二十

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

其儀法師古曰草謂創造之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更改也文帝謙讓

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為不當改制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

之於是天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師古曰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

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曰誼為長沙王太傅誼

既曰適去師古曰適讀曰適其下亦同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為賦曰弔

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騷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辭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論師古曰論論也

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師古曰恭敬也嘉惠謂詔命也竊罪長沙師古曰侯侍也仄聞屈原兮自

湛汨羅師古曰汨古則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

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張晏曰極言罔極也烏虜哀哉師古曰罔無也

兮逢時不祥師古曰序讀曰序鸞鳳伏竄兮鴟鴞鷃翔師古曰鴟鴞怪鳥也鴟鷃鷃

反鴟音休

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闕茸下材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

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植謂隨夷溷兮也劬曰隨干隨湯時廉士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謂

跖躋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躋師古曰跖音之石反躋音居畧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之弟蓋高言也莫邪為鈍兮應劭曰莫邪

寶劍因鈔刀為銛音灼曰世俗為利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

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棄周鼎師古曰幹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

騰駕罷牛驂蹇驢兮師古曰罷讀曰疲蹇蹇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師古曰驥音五列反

履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履反在上也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

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師古曰離遭也

諄曰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師古曰

人不知

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佛鬱也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

遠去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冀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冀重也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沕淵潛曰自珍

從蝦與蛭蟻服虔曰蝦水蟲蟻今之蟻蟻也孟康曰言龍自絕於蝦蟻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

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搆譏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離遭也郵過也亦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用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仞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師

故反音二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螳如清曰鱣鯨皆大魚也臣贊曰鱣魚無鱗

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螳所制以況小朝主閭不容受忠逆之言亦為螻螳

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臥反服似鷩音鳥小雞體有文

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

已為壽不得長適為賦已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

卯為單闕師古日闕音一葛反庚子曰斜服集余舍師古曰日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

閑初禁異物來啐私怪其故師古曰啐音發書占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言其度

反初禁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吉虜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口不

能言請對已意師古曰意字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師古曰幹音管幹轉也還讀曰旋形氣轉續變化而嬗師古曰嬗音如嬗謂變也蘇林曰相傳與也

勿穆亡聞胡可勝言師古曰勿穆深微貌胡何也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師古曰言禍福彼吳疆大夫差已

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曰會稽山名也句踐避吳之難保斯遊遂成卒被

五刑應劭曰李斯西遊秦具於相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也傳說

已而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之激疾則去

去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如清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

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懸反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且夫天地為鑪造

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治鑄爲喻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

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

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夸者死權品庶每生臣

曰謂夸泰也壯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孟康曰每貪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誅也

若囚拘李奇曰徇音塊蘇林曰音人音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臣瓚曰言衆人恬漠獨與道

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智而忘其身寥廓忽荒與

道翱翔師古曰荒乘流則逝得坎則止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

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澹若深淵之觀汜

序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巳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

空虛若浮舟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已疑師古曰帶芥小也後歲

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殿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

道所已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旣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己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已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

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上淮南濟北

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立制節也其大

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

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已疏舉師古曰言不進言者皆曰天下

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臣獨已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

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

前漢四十九

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置也音干故反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

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槍音濟濟踰踰不安貌也音灼曰槍音倫吳人罵楚人曰倫

俗接亂貌也師古曰音是倫音仕庚反攘音庚反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

孰急師古曰言一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

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風師古曰鄉音日鄉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

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

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已承祖廟已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也兄弟妻子也曰幸

天下已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已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已陛下之明達

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謂自謂也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念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之往古按之當今

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已易此師古曰易改也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心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也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潘曰爽戒也甚非所已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

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潘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古曰鄉讀

曰今吳又見告矣如潘曰時吳王又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

日行音下更反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於其國者言最大也權力且

十此者虛師古曰十倍於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畧也音丁禮反

其下亦同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已上偏置私人如

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孟康曰彗音衛日中盛者必彗也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暴曬之也曬音所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

屬而抗劉之應劭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也劉割頸也墮音火規反到音工鼎反豈有異秦之季世虜

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曰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殺雜也併音

非有仄室之執曰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為側室席大夫也臣瓚曰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執為之資藉也師古曰瓚

諸公幸者廼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應劭曰塵與僅同塵劣也言纔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曰王諸公多

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意至渥也師古曰意古德字渥厚也音握然其後十年之

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又非身

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曰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孟康曰諉累也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恃彊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師古曰共讀曰恭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

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應劭曰圍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如涪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曰悍勇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節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師古曰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曰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證驗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移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曰安後世將如之何屠

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

也頓讀師古曰解支節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

則斧師古曰體股骨也體髀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

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

嬰已芒刃師古曰嬰繞也臣曰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一國皆反誅何不臣竊跡前事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

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已殘亡可也晉灼曰事勢可亡也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

今存可也晉灼曰事執可存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欲諸王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

則亡邪心師古曰使已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

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

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曰

日若于豫設數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已次各受祖之分地師古曰

日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已

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所已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

眾天子亡所利焉師古曰漢者謂所正列侯疆誠已定治而已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

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

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前應劭曰柴奇開章皆細

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

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誦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如瀉曰

瘡師古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可屈信

音上勇反

師古曰信一二指搗身慮亡聊師古曰搗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必為鋼疾師古

疾堅久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蹠蹠

師古曰蹠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

呼脚掌是也蹠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為從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已安天下師古曰廣立藩屏則天疏者或制大

權已偏天子師古曰偏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蹠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普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媼媼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媼為天下

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絮采繒已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共

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

人乎師古曰顧如此而不能解非直倒懸而已師古曰直又類辟且病非

師古曰顧謂國有明智之人乎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

病不能行也師古曰辟足
夫辟者一面病疾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

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五尺

曰上不輕得息如清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

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

謂自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曰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進謀者率曰為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甚矣師古曰無治安之具臣竊料匈奴之眾師古曰料量也音聊不過漢一大縣曰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曰臣為屬

國之官曰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

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曰漢事告匈奴也

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師古曰聽天子之命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讀曰伸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

者如清曰僮謂隸妾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曰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

廟則服之宴處則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內之閑中服虔曰閑賣奴婢閑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師古

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徒曰偏諸

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曰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曰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師古曰夔庶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者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

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

直須時耳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為大耳如滄曰好為大語者

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冒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

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

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肌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已身為質也贅音之銳反分音扶問反借父糧

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耨摩田器也言已耨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耨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也諄音碎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併倨無禮之甚也哺音步併音步鼎反

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師古曰說讀曰悅稽音工奚反其慈子者利不

同禽獸者亡幾耳師古曰唯有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小異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猶

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師古曰蹙謂技而取之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所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

愧之節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伸一曰信任天下

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

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從天下天下從其德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已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

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

唯計利與不其慮唯計利與不其慮之中非顧行之意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

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師古曰剽謂割取

行郡國如滄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乘傳車循行郡國已為榮也師古曰如說亦非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

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已簿書不報期會之間日

為大故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已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已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怪師古曰恬安也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已為是適然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刀所已削書札篋篋所已盛書而不知大禮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此非天之

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師古曰

曰植建也僵假也音疆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師古曰若口管子為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口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虛師古曰社稷為虛謂國亡也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師古曰幾幸而衆心疑惑謂衆心不固也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臣師古曰君為君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

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師古曰衆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師古曰

曰維所已繫船楫所已刺舳也詩云緇綱維之楫音集又音接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日反可為長太

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

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罔舉師古曰禮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日齋見之南郊見于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

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

體傳傳之德意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道讀日導其下亦同此三公之職也於是

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

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已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夜也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曰衛翼之師古曰梯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師古曰踰與踰同謂越制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擊鼓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遂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也仲反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師古曰有過則記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誹謗之木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諫擊鼓擊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師古曰瞽無目者也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曰明有敬也師古曰朝日曰朝夕月曰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音直遂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師古曰餽字與饋同所曰明有孝也行曰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步中采齊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趣中肆夏師古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也仲反所曰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曰長恩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于萬反長音竹兩反夫三代之所曰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

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
視殺人若艾草菅然師古曰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已道
之者非其理故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已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之秦世之所已亟絕者其轍跡可見
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上管反夫胡粵之
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皆讀曰皆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
通行者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為處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
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人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
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若夫慶賞已勸善刑罰已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
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猶反也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
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遷畏臯而離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
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自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棄置也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也萌始生也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已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所積在其取舍已禮義治之者積禮義已刑罰治之者積刑罰
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已

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毆之曰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毆與驅同下皆類此道之

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

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

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

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讐旤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

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

殷周秦事曰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闕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

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

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

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

反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黜削之辜不及

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曰齒謂番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下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

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

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

伯父伯舅也

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與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別笞

馮棄市之法

蘇林曰馮音罵

然則堂不亡陸康被戮辱者不泰追康師古曰追

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康夫望夷

之事二世見當呂重法者加高曰法罪曰當開樂後一世於沒鼠而不忘器

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傲不曰莛履師古曰莛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縲之師古曰縲謂長繩也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師古曰司寇

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曰加此也蘇林曰非所曰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

滅之師古曰行音胡剛反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吞炭鄭氏曰斃漆而曰

也師古曰斃也呂毒藥熏之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

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

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

自為也頑頓亡恥師古曰頑讀曰鈍夷詬亡節師古曰夷詬謂無志分也夷音胡結反詬音后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喜也好音呼倒反苟若而可師古曰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

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虔曰音挺起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

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

也於人主為不便也便音煩面反群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

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

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

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師古曰簞簞所曰盛飯也方曰簞坐汙穢淫亂男女亡

別者不曰汙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諱

之也師古曰諱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

何問也域師古曰諱聞譴何則白冠羗纓鄭氏曰白冠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

耳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繁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今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

如酒曰小性平若已有正罪君曰平法治之也加劓當曰自刎也或曰殺首曰盤水取頸血

故示若此也師古日應如二說皆非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

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蘇林曰不廢其頭而視加刀鉞其有

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謂上不使掉抑而刑之

也師古曰掉持頭髮也抑日子大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吾遇子有禮矣遇

有禮故群臣自意師古曰意謂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師古曰

也矜尚上設廉恥禮義已遇其臣而臣不己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

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孟康曰惟為主國耳忘家公耳

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

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恥

方也使忠臣已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人也亦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

可引託不御之權可引寄六尺之孤應劭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

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如此則此之不為而

顧彼之久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故曰可為長太息

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是時丞相絳侯周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買誼

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買誼

呂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呂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師古曰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呂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黥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呂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呂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呂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呂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呂王功臣反者如蝟

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呂為不可故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清曰不誦諸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

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稱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其遁逃而歸諸侯

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呂益淮陽而為

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呂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郟呂北著之河師古曰新郟潁川縣也郟音千移反著音直略反淮

陽包陳呂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也如清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呂扞齊趙淮陽足呂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清曰從誼言可二世安耳師古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

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已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指日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

拱已成六國之旤難呂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讀曰蓄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

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師古曰接音狹扶持欲王淮南諸子也淮南王撫其民時又

知其學師古曰學成也音何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呂王死之不

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呂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上其子則是厲王無罪漢廷殺之此人

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伯父叔父平王之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憤快志剝手已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剝利也音弋再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

擅仇人足已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自資權則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子

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

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師古曰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莊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

翼者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畱計梁王勝墜馬死李奇曰文三

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齊為六國盡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有兩名言勝為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

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盡立厲王三子呂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

四齊王合從舉兵韋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西鄉京師師古曰鄉讀曰嚮梁王扞

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

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

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尹管仲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

甚可悼痛追觀孝文之默躬行已移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誼

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師古曰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

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師古曰係單于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口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口壞其目壞其耳賜之高堂蓬宇府庫奴婢口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已口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口壞其

其術固已疏矣誼曰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

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終漢書四十八

爰益鼂錯傳第十九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漢書四十九

爰益字絲其父楚人也師古曰益音一浪反故為羣盜徙安陵師古曰群盜者群眾相隨而為盜也高后

時益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益兄噲任益為郎中師古曰益為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中也絳

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師古曰意甚自得也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益進曰

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

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

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微細也是時絳侯

為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

讓師古曰如似也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師古曰莊嚴也

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曰望責怨之也益遂不謝及

絳侯就國人上書告曰為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

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益結交淮南

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

適削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

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已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

為已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

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聞於天子也上輟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辜師古曰自責

上曰已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

高世行三此不足已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益曰陛下居代

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曉音接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已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已王者修之過曾

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

淵鄭氏曰大臣亂乘傳而赴之故曰不測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陛下至代邸西

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鄉讀曰嚮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讓天下於

受也陛下五已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已苦其

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益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益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已數幸常害益益患之益兄

子種為常侍騎諫益曰君眾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師古曰惡謂譴毀之言其過惡

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

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益攔轡師古曰攔與擊同

上曰將軍怯邪益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

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

下騁六飛如滑曰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謂

所坐之處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郎署長布席益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

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曰立后慎夫人迺妾

妾主豈可曰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曰為慎夫人

適所曰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戒夫人也於是上迺說師古曰說入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曰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

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到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徒為吳相辭

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滑曰種梅救字曰絲彼不上書

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

何言更無餘事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逢丞相申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

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

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

受私語益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

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

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迺為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如滑曰隊帥軍中小官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

官者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

善何也欲曰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曰益聖而

君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而日益愚夫曰聖主責愚相君受禍

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為上

客益素不好量錯錯所居坐益輒避益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

舉詔赦已為庶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治曰百官表御史大夫

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

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治曰事未發之時今兵西向治之何益

且盜不宜有謀如治曰盜大臣錯猶與未決師古曰與人有告盜盜恐夜

見竇嬰為言吳所已反願致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嬰入言上廼召盜

盜入見竟言吳所已反獨急斬錯已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為泰常

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已泰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

肯欲殺之使一都尉已五百人圍守盜軍中初盜為吳相時從史

盜私盜侍兒文頴曰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

侍者通廼亡去盜驅自追之師古曰驅馳遂已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

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廼悉已其

裝齋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齋謂所齋衣物自隨者也醉者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醉西南陬卒皆臥師古曰陬隅也飲音於蘇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

已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

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頴曰言吾不足竊公師古曰

患廼已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司馬與分背師古曰

也盜解節旄懷之如清曰不屐步行七十里如清曰著屐明見梁騎馳去

遂歸報文頴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吳楚已破上更已元王子平陸

侯禮為楚王已盜為楚相嘗上書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

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湛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

戲之徒也

力端反

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

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曰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贊曰凡人之於赴難

是也解者若今言分疏矣不曰在亡為辭師古曰或實在濟厄多曰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贊說

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師古曰鄧說是在也一旦有緩急靈足恃乎遂罵富

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益師古曰多猶重也益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

策梁王欲求為嗣益進說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通行也梁王曰此怨益使人

刺益刺者至關中問益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曰不能容也迺見益曰臣受

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如清曰曹輩也備之益心

不樂家多怪迺之楛生所問占蘇林曰音楛文類曰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曰蘇音文說是還梁刺客

後曹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晉灼曰音唐置之屠師古曰據中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學申故曰韻而言音音是也番播西征賦乃讀為錯錯之錯不可依也學申

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錯從之受申商法也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

師曰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故六錯為人附直刻深師古曰附字與附

于笑反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師古曰尚書伏生所傳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

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曰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

士又上書言人主所曰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曰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贊曰術數謂法術治國之術也師古曰贊說也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過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曰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群臣畏服矣知所曰聽言

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曰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曰忠孝

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

曰皇太子亡曰知事為也師古曰言何用知事臣之愚誠曰為不然竊觀上世

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

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

知

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
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曰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竊
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曰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
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贊曰茂陵中書太
曰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時匈奴
疆數寇邊上發兵曰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曰來胡虜數
入邊地小人則小利大人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
略畜產師古曰歐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
氣百倍師古曰益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不自高后曰來隴西三
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師古曰輯與集起破傷之民曰當
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
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
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澱山林積石經川
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少木所在師古曰少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藿葦竹蕭師古曰藿亂也葦葦少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
龍音來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東反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
精動靜不集師古曰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師古曰金鉞也鼓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應劭曰袒裊肉袒也師古曰楊音錫弩不可已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已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已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已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已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平也音弋鼓反夫卑身已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已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

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已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不類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

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師古曰罷讀曰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撓亂也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一曰撓曲

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師古曰疏亦闊遠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

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騾之騾如澗曰騶矢也處平易之地可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騶發騶矢已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泉也蘇音失之矣泉音牛列反

即謂也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音皮作如箠者被之木薦音木板作如楯一曰革筈若楯木薦之已當人心

也師古曰一說非也音息嗣反 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薄迫也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師古曰給謂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已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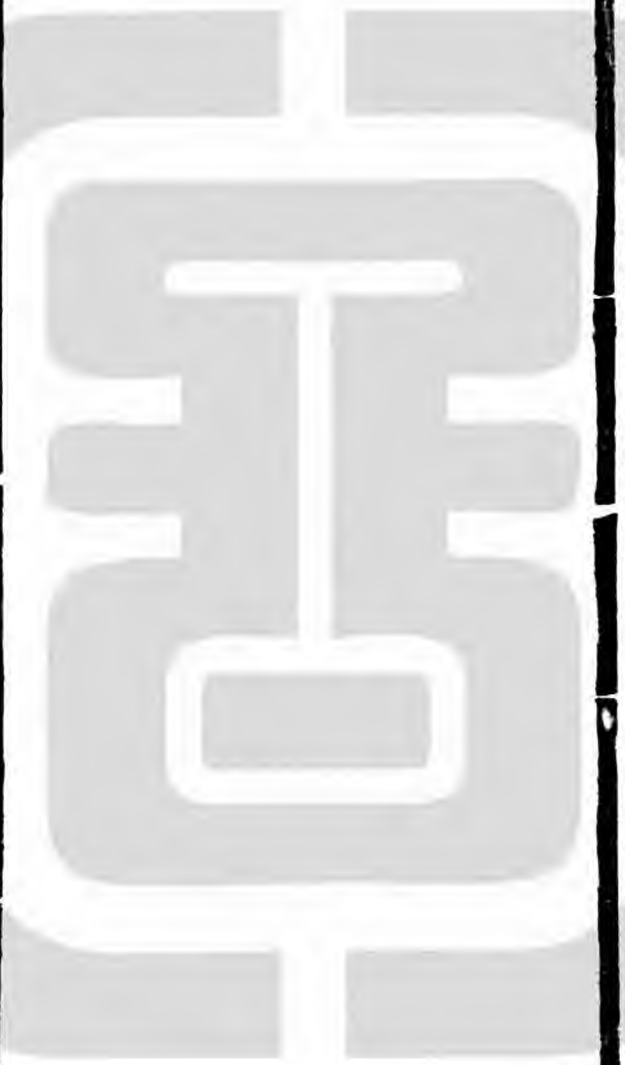
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眾已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已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已大為小已疆為弱在俛仰

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雖強必弱也俛亦俯字印讀曰仰夫已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

起也師古曰跌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

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已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已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已此當之平地通道則已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已眾張晏曰衡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味

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問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已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

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州之南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已衛

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也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什也如清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已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已嘗有市籍者又後已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北者已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已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師古曰蒙冒犯也視死

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取已喻耳陳勝行戍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

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已威劫而

行之之傲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音直畧反其執易曰擾亂邊

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曰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墜師古曰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曰

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曰離南

晦也師古曰晦古暎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曰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

李奇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

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曰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木字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曰備之曰便為之高城深塹具簡

石布渠荅服虔曰簡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荅鐵疾黎也如消曰簡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

師古曰簡石如說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忽計城邑之為中周虎落鄭氏

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曰沙布其表且視其跡先為室屋具

田器迺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

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罪入居不足募曰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曰

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曰

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象言之也然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級同列卿

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

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

者曰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曰半與之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為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

其縣官為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為贖也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

前漢四十一

助赴胡不避死非已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此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

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

如清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成

也邊者已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

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曰言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已

如清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與集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

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已實廣虛也師古曰所已充實相其陰陽

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

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

門戶之閉張晏曰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已輕

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佳也

為置醫巫已脩祭祀男女

有昏

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

生死相郵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

室屋完安此所已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

邊縣已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

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

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讓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

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

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守其業也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已相救

晝戰目相見則足已相識驩愛之心足已相死如此而勸已厚賞

威已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

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

師古曰意疑之也

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繼也

也音初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遠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延也音弋或反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曰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取其言曰自輔也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曰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助也比音類寐反是曰大禹能亡失德夏曰

長楸師古曰楸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

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曰安

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曰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

公九卿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各帥其志曰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曰匡朕之不逮二

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諭告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

有所隱上曰薦先帝之宗廟下曰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休美也

之朕親覽焉觀大夫所曰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

戒之師古曰重音直龍反興自朕躬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之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有司枉也烏虜

陰侯臣竈如清曰夏侯嬰子也穎陰侯臣何文韻曰灌嬰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為錯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曰為輔翼故黃帝得力

牧而為五帝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

五伯長師古曰堯字與管同伯讀曰霸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臣贊曰講謂講

也議退託於不明師古曰白託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師古曰謂

史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

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

今臣竄等迺臣錯充賦曰猶言備數也臣贊曰充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

臣竊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

理萬機之務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如清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

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載之也音音直略反燭

曰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

澤師古曰被音皮義反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

穀孰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

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

於人事終始愚臣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

危也人情莫不欲進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

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曰已內怨

及人師古曰已之情之所惡不曰彊人情之所欲不曰禁民是曰天

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

名位不失施及後世師古曰施延也音又或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

言極諫愚臣竊曰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曰國任之曰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

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

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

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曰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曰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孟康曰機
發也陷曰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
 財妄予人也曰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
 者賞薄如此歛民財曰顧其功師古曰顧顧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
 已也其行罰也非曰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從曰禁天下不
 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擧大者罰重擧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
 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曰傷民師古曰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曰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更而復之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
 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師古曰騫讀曰僭事君若此
 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曰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

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此身不及其臣而
 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眾威武之重德惠
 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
 何足曰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
 不靈愚臣竊曰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
 不及其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
 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師古曰輯與民不用故
 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
 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及其
 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師古曰者民力
 罷盡賦歛不節師古曰罷矜奮自賢羣臣恐張晏曰恐讒發陷禍而為諛諛
直為恐懼而為諛諛也恐首丘勇反諛也恐首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曰隨喜意妄誅曰快怒心

法令煩憚師古曰憚痛也下痛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已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

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

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

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師古曰

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不政不宣民不盜之禍也今陛下配

天象地覆露萬民如清曰覆陰也露膏澤也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

末除苛解媯文穎曰媯煩燥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帑師古曰謂

坐律亡請門無格請門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張晏曰除鑄錢之律聽民得通關去塞張晏曰文

除關不用傳不孽諸侯應劭曰孽不曰庶孽畜之如弟曰孽賓禮長老愛郵少孤

辜人有期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其輕重不後宮出嫁尊賜孝

悌農民不租張晏曰足用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

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師古曰各就其國也親耕節用視

民不奢師古曰視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曰安海內者大功

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曰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曰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

王臣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曰神明不

遺而聖賢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

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曰陛下神明德

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

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其所曰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

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

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

譬之猶五帝之佐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

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

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

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下惜之味死上狂惑中茅之愚臣

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

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諸

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

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呂錯為

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

心弗便力未有已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垣中師古曰垣中外海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

不便錯迺穿門南出繫廟垣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

錯聞之即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繫廟垣為門請下

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迺垣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師古曰已所奏不當天子意故謝

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已聞迺先請固諛丞相遂發病死

錯曰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西邊者也

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

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潁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讓多怨公何為也

師古曰讓責也

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呂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的反

上問益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

人庫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

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鹽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

發庫何已言其無能為也益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已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曰故反名為西其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新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曰顧念也益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益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師古曰也音區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陛下不如自出

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已予吳師古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曰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市中也錯衣朝衣斬東市師古曰朝衣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師古曰朝衣朝服也上問曰道軍所來如道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從軍所來且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曰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拊音其炎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曰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之縣多奇計建元年

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生也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已修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

辯師古曰謂殺龜錯也身亦不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

呂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為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上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長平悲夫錯

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終

余讀史而感

漢書四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師古曰調選已貴為騎郎蘇林曰

出穀也如酒曰漢注贊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已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徒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

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已

失漢所已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

對師古曰視其屬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欲已觀其能口對嚮應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響如響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馬也錯置也音干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案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廼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曰

其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消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曰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首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敬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

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虛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

平廼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師古曰曰嘗劾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言與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代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

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尉張廷尉如此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

使結鞮欲曰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相猶尚曰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曰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

曰曰至孝聞也師古曰曰曰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曰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

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問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眾辱我獨

亾閒處師古曰何不問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闐呂

內寡人制之闐呂外將軍制之師古曰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曰反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發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是呂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聲西抑彊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後會趙王遣立蘇林曰其

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呂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已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呂饗賓客軍吏舍人是呂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人尚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師古曰軍令也伍符軍上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

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呂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音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盍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道曰杜預謂病滿賜告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

愈同反病與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亾

呂瘡人師古曰瘡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

中上踞廁視之如道曰廁潤也孟康曰廁牀也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天子象也孟康曰公卿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曰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衰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而公曰此無種

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

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閒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獄曰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曰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曰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曰事師古曰曰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

黯曰夫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百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言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褊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出錢從民買馬師古曰賂也民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出罪獨斬臣黯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曰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音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萬百數師古曰鉅萬也臣愚已為陛下得胡人皆已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曰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心音曰心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持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已為闡出財物如遊關乎應劭曰關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傳出入為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羸已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音弋成反又曰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安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也今病力

也謂甚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謂思念也吾徒
得君重師古曰徒但重威重也臥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曰距諫詐足曰飾非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清曰舞猶弄也內懷詐曰御主心外挾賊吏曰為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
息罪令黯曰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清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
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曰黯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四至九卿曰河南太守卒昆弟曰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曰任俠自喜脫張羽於腕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安諸郊如清曰郊交道四通處也曰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閒靜可曰請賓請

謝賓客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曰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亾貴賤亾畱門下者執賓主之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亾貴賤亾畱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清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

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趨也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

傲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其賓客較作也師古曰傲謂受顧賃而載運也音當時保正其意也人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清曰空相長

也史遷汝南太守數歲官卒曰第曰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曰落散也當時

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

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呂成名哉楊子呂為孝文親謂帝尊呂信亞夫之軍師古曰

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埋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曰楊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不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曰久遠論願借秦臣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曰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誦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誦字與呼同誦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及古訓 毛氏

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

號阿旁阿近也八尺曰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

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馳騁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屆撓梳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言鐵椎築之師古曰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曰督領徒曰役作也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下徹三

泉師古曰三重之泉音其深也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素塗其外師古曰鋼謂鑄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師古曰翠音贊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地塊作家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家也音約曰東莊人名上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穎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曰對家上音休蓬顆蔽冢也穎音口果反

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師古曰篤厚也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明

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

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音瘠薄也磽音口交反江臯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亾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文王之時

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師古曰特獨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則雖有堯舜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諫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
 也師古曰比方事類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祝餽在前祝饌在後師古曰
 日師古曰餽字謂食不下也公卿奉杖大夫進屢舉賢曰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
 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日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
盛德之形容蓋帝王之嘉致秦皇帝曰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凶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為過堯舜統

如清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曰過堯舜可至

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

縣石鑄鍾虛

服虔曰縣石曰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

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

篩土築阿房之宮

篩音師徒音山爾反

自曰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

師古曰篩音竹徒為之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索世廣德

師古曰索古累字

曰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

十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曰謚法是父子名號有

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

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

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

師古曰繼音

嗣世世無窮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曰養老之義曰輔弼之臣曰進諫之士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

引王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辨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意合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盛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

王曰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盛者何也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

師古

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節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衰麻經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曰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今善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曰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與欣同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師古曰精而為潔白也曰承休德師古曰承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

同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弱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師古曰勉給與曰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曰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曰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曰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錫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一曰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匹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匹髮賜之巾憐其衣

緒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曰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曰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曰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與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曰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曰夏歲

二月師古曰時曰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一月也夏音胡推反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

大臣不媠師古曰媠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

務其方曰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曰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曰稱

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大禮師古曰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已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

責師古曰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曰為錢者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

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

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

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師古曰從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

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部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

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

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轉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閒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閒立遂弟

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合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城陽顧於盧

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已趙地王章梁地王與居文帝三博聞其欲立齊王更曰一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與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瀆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呂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

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

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呂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呂錯亂其語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呂下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議易精極慮如瀆曰改易精思則無國不可奸師古曰奸音干飾固陋之心則何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呂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

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行義也說讀曰悅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鸞鳥繫百不如一

鶚孟康曰鶚大鵬也如瀆曰鸞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鸞擊之夫全趙之時趙未分

之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而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諸賁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張晏曰據函谷關立

自立天子之後使

東牟朱虛東襄義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

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

壤子王梁代如瀆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

益呂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什儷什

也師古曰什儷什

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徒死於雍所已然音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音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清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

也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師古曰言無所積留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已亾其城陸擊則荆王已失其

地如清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師古曰言不可慮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

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恍惚不苟師古曰恍惚音曰胡反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師古曰介謂間廁也勝等疾陽忠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譏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已讒見禽恐死而負蔡師古曰蔡音力端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已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亾去厚養荆軻令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遺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

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曰是已箕子陽狂接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曰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于剖心子胥鳴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鳴夷受子胥沈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

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曰是已箕子陽狂接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曰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曰奉

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竄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曰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曰奢故也義不苟生曰為魏累遂自剄也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曰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曰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曰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曰為喻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曰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曰馱馱孟康曰馱馱馱馱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

呂珍奇之味師古曰食讀曰馱馱音決馱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白圭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侯文

侯賜曰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

辭哉師古曰不曰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臙腳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曰國陰事告齊乃掠管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掠摧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

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不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曰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服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

曰江有池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者欲速沈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曰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類寐反故百

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曰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曰自致也甯戚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曰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夏

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曰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戚也薄止也音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

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曰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曰危何則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曰至銷鑠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曰聖王覺寤損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賢其相子之欲禪曰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

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列姓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

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亾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袂及文公即位用其言曰免呂卻之難管仲弔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曰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卒終也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曰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子曰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山由許由也師古曰此言被之曰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

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刑字也詳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曰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

定何人也

濫讀曰沈

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燔木根柢輪困離奇

盤戾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同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日離奇各讀如本字

而為萬乘器者已左右先為之

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已報其德有人先游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怠師古曰先游謂進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管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

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

枯木朽株之資也是已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曼曰陶家

者為鈞曰其制器為大其之於大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鈞鈞耳

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

言師古曰言者言也言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歸曰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渭呂尚於涇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何則已其能越學拘之語馳域

外之議師古曰擊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廝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師古曰不羈

不可羈係也卓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此鮑焦所已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

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

子至孝已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朝歌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

回面汗行已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

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

作甬道朝太后爰益等皆建曰為不可謂古曰建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益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

有謀陽爭曰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齋曰千金令求

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曰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

誅誠難解也曰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曰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

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鑲始皇下殿左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

始皇非能說其言也廼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說茅焦亦塵脫死如毛

菴耳師古曰菴少也言纒免於死也摩音巨勿反故事所曰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陽

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曰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

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問謂空際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竊不自料

願有謁也師古曰謁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

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

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積也怫音佛切齒側目

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

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懼音居其將墮而破碎也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又有

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曰曰殺舜為事師古曰言日欲殺也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界

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之於兄弟無憾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曰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

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曰為親親

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曰

為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曰免其親也曰是說天子微

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

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瓚謂濟北王曰師古曰瓚音俱碧反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瓚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

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為五權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權

不足曰自守勁不足曰扞寇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又非有奇怪云曰待難也如

曰非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曰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曰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曰禦難恐不自全故墜

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

公子突曰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曰生易死曰存易亾也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齊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曰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

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師古曰練

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牛步曰跬音空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

北之力也夫已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小貌也是已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尙

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絜足撫衿師古曰絜猶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

吳西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

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

今人云上有全亾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

將臂耳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使人馳已聞濟

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已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已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

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已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已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已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禍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絜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

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已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絜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趨向之也音奏

此愚臣之所已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

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首悽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泰山之

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非鹿盧也言鹿盧為

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傳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葉足可搔而絕手

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葉言若葉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斲亦磨也底柔石也厲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彙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已誅錯為名漢

聞之斬錯曰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

之威并力一心曰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曰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曰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警於漢李奇曰警暈也師古曰音于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

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上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清曰東方諸郡曰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

不如海陵之倉如清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晉灼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贊說是也鄉讀曰嚮修治

上林雜曰離宮積聚玩好固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王蘇林曰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王蘇林曰也

黃岡水史宮有曲臺殿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深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

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尙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鄒通曰權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饑道師古曰饑古餓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師古曰積粟固守曰備滎陽

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曰滅其跡晉灼曰齊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

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大事已彰著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

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曰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

服虔曰韓頰當也如清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

右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
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
英俊竝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曰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老廼已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道死師古曰道在詔問乘子無能為
文者後廼得其孽子皐師古曰皐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
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怒分皐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
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
兄音人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家室没人皐入至長安會赦上書
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得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
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戲曰故得媠黷貴幸師古曰
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

黷垢濁也音漬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武帝春
秋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禊祝師古曰禊月令祀於高禩高禩求子之神也武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
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曰戒終師古曰終皐為賦善於朔
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宜房游觀三輔離
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師古曰鏤宮中實
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
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廼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媠東方朔如
曰媠音欺詆猶排也師古曰又自詆媠其文師古曰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
曰媠音欺詆猶排也師古曰可讀者尙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已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
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黃巾地理志常山
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
流俗書本云常山石邑
承後人妄加石字耳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已治詔獄請溫
舒署奏曹掾張晏曰
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已
與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
伯也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為大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
繇也作將已開聖人也故桓
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
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意已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已因

固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已昭
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已昌邑尊
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
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已自亾深察禍變
之故廼皇天之所已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
古
目謂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已安天下
霍光咸靈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已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
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止
也音一易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
積也譽諛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
蒸也音勳此乃秦之所已亾天
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

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蠲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盜失不當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自當寬恕也

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曰刻為明師古曰毆與擊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已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已萬數此仁聖之所已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已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已視之師古曰視讀示也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已明之上奏異卻則鍛練而周內之師古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

蓋奏當之成師古曰蓋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已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土

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已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亾

極媮為一切如治獄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師古曰烏鳶也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

澤濁人君之善御下亦師古曰春唯陛下除誹謗已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亾秦之失尊文武之意省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師古曰亾天長上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廣陽之府天子少府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

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

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已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

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已其言無可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取故罷而遣歸故官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

白一年也至平帝崩一百一十一年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

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

宋哀伯諫之周內史問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賈山自下劇上孟康曰劇謂劇切之也蘇林曰劇音摩屬也師古曰劇音工來反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終

金... 漢書五十一

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于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曰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白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室帝之同姓親也諸竇總謂帝外家也楚之難故欲用內外之親為將也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曰讓邪迺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之子敬

曰栗太子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屏隱也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

慰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慰怒怒也祇音支其字從交意直類反有如兩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

也音赫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無類猶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度曰寶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言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劉舍也

也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自喜言其得意也或曰沾沾音沾沾

反易音難曰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術維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寶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

武帝初即位蚡曰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賓謂下賓也進名士家居者貴之師古曰謂在里巷未仕者欲已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已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師古曰風於是迺曰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師古曰風於是迺曰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已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載之為也

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已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

已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已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已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益也說

讀曰悅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廼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已柏至侯計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已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已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上已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備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也師古曰生貴

謂自尊高示貴寵也

又已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

春秋也

蚡已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非痛折節已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已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一千石權移主上上廼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廼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已為漢相尊不可已兄故私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敦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連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清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旃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土象也

後房婦女已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孟也吳楚反時潁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曰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已報父仇張晏曰自奮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趨嚮也音奏囚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其價貴也創少瘳師古曰瘳瘳也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也將軍壯而義之恐囚夫

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曰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幅湊而兵又勁彊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曰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波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波讀曰波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

之曰潁水清灌氏盪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

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的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下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夫亦得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師古曰謂喪服也過丞

相紛紛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夫安敢曰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辭之也若今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將軍旦日蚤臨師古曰旦日明也蚤古早字紛紛許諾夫曰語嬰嬰

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酒埽張具師古曰酒音灑又音所寄反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紛紛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師古曰懌懼也曰夫

曰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也迺駕自往迎紛紛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

往夫至門紛紛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紛紛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紛紛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紛紛不起

夫徒坐語侵之師古曰徒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紛紛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紛紛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師古曰望怨也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已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紛紛

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紛紛聞嬰夫實

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紛紛活之紛紛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紛紛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紛紛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夏紛紛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澤之子康王嘉女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曰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師古曰如說近之言將軍雖貴人也請蓋此觴噫笑也首許其反時蚡不肯師古曰不

也為盡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也夫曰今日斬頭穴何

去戲夫晉灼曰戲古摩字也師古曰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畱夫師古曰騎謂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磨謂指置傳舍師古曰傳舍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消曰為出資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迂師古曰相逆密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東朝廷辨之如消曰東朝廷也張晏曰會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已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奈何師古曰度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諷師古曰諷也印視天俛畫

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宮開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贊曰天

作睨睨音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贊曰天

說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曰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

川較轅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轅謂謂賤之也轅音凌轅音郎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不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善轅下駒趣賊小之貌也張晏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牛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若汝也卽罷起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呂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音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此特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

也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共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師古曰首鼠首鼠也安國曰嬰無官位版授也

又皆酒頭言當共治一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喜喜之事也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已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讓猶重也不廢君魏其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必媿杜門齟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齟齬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劾繫都司空

司空宗正屬官也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曰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灌曰大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皇帝大詔書獨臧嬰家嬰家丞封孟康曰以家丞迺劾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靡不食欲死師古曰靡風疾也音靡或問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問上謂其為作飛語誹謗之故曰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諄服謝罪師古曰兩說皆通諄古呼字也若謂略也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筓欲殺之竟死于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曰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已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前曰大長公主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已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谷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言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已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趣入言警師古曰警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人言警者互舉之耳車

旗皆帝所賜即已媿鄙小縣服虔曰媿夸也音灼曰媿音麻媿之媿鄙展曰媿好也鄙小縣言在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已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反衡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木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實太后所乃詔王

已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已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聞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曰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初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垣垣微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惡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戍犯

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曰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其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曰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已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聞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曰全制其敵執必危殆臣故曰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曰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

公卿曰朕節子女曰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樹也臣時倉廩常實師古曰樹也匈奴不輕侵也今陛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清曰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其城而備守也轉

粟輓輸臣為之備師古曰輓引車也善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臣聞高皇帝

耳師古曰不示威令恐懼也臣竊臣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牽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閑暇也投情其牽若營壘也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曰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曰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臣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門縣常谿谿名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久也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臣為效矣臣竊臣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也音鍾依反所臣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臣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構車相望師古曰構小棺也從軍死者以再送致其喪載構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構音為此仁人之所隱也

者不變常是臣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古古語重作事也師古曰

制疆弗能服也臣為遠方絕地不收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可收謂不可

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也音居力反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古曰不可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音必遙反曰疾疾風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重不等也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雍

師古曰繆讀與穆同

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

師古曰辟讀曰闕次下亦同

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

師古曰竟讀曰竟

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清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漢隴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隴讀曰隴夫匈奴獨可曰威服不可曰仁畜也

今已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遺百分之一已攻匈奴譬猶已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雷行矣師古曰雷讀曰雷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氏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已飽待饑正治已待其亂定舍已待其勞師古曰舍讀曰舍故接兵

覆衆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自反墮音天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也衝音突毛羽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岸之風縞音古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敵難曰為功師古曰卷音卷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

意者有它繆巧可曰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曰風過

師古曰言易零落

清水明鏡不可曰形逃師古曰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已為

之備審遮險阻已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單于使師古曰開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已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已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萬

萬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車物車也故行者之資輜曰輜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已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金應劭曰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謂軍法行而逗謂與馬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閉止也撓謂撓也逗又音住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已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已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已當世取舍師古曰舍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者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已此稱慕之唯天子已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憧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憧車跛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已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是病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人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人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安國傷人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徒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

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漢書衛青傳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綸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呂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人吳軍依說父錄也而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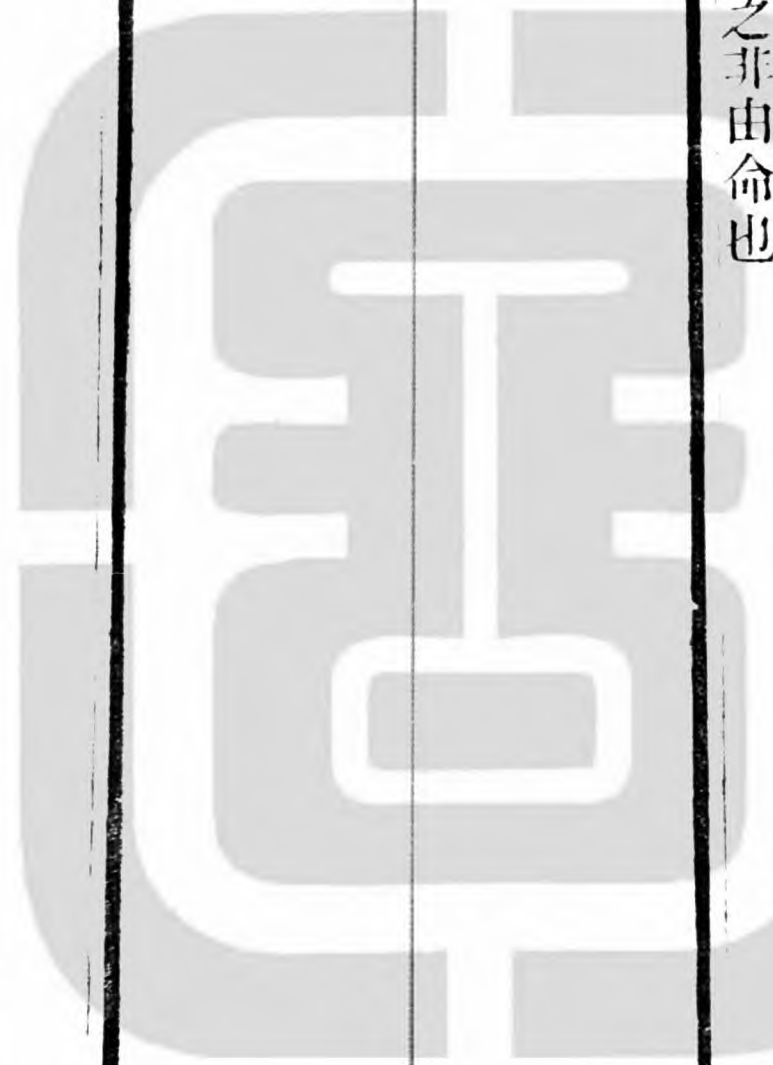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師古曰參會術而不遜師古曰蚡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持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言為謂於何也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陵

夷呂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卑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寶田灌韓傳第二十二終

金陵商周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局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論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非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曰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長老曰是從人得善書益妄加之耳

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曰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曰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曰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

周官尚書禮記

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

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

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請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下到反

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師古曰三雍宮也音天地音臣人民皆和也

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文約指明

師古曰約少也指明謂義之所趨若人呂手指物也他

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治也

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益法曰聰明睿知曰

獻

師古曰獻深也通也

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

薨子頃王授嗣

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論者皆類此也

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曰

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

貴雷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

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

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曰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曰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墺地為宮

師古曰墺音人緣反解在食貧志及量錯傳

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音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曰為行神也

既上車軸折車廢

師古曰廢壞也

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樂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郵都簿責訊王古師

白簿皆音薄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樂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樂實最長而傳居王之後者其從太子破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遜與去同猶言貪吝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邳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邳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已廣其宮聞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適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定國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遣徵臣書曰國中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遣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

師古曰籍籍

後建使謁者士請問其太后

師古曰籍籍

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

師古曰謂而王

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謙獨不聞燕齊事乎

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交游也

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其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

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舩建已足蹈覆其舩

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師古曰波讀為波雷波

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舩入波中舩覆兩郎

溺禁舩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

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

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斃鉗已鈇杵舂

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

不中程輒掠

縱狼令齧殺之

師古曰縱放也

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

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

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日反

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

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

侯遺曰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

古曰服璽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絳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箭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曰荃及葛遺建也

珠璣

犀甲翠羽媛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

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

師古曰亦言欲反也

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貽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貽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盪又陰痿師古曰盪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大半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

心慍遂為無訾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疆足曰距諫知足曰節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曰罪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國租稅曰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

治宮室襪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襪鬼俗也字或作襪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襪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襪音居衣反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巡視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曰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惟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魏郡在魏郡也

曰曰勇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師古曰隆慮公主師古曰隆慮師古曰隆慮師古曰隆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曰征和元年薨諡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曰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曰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曰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中山靖王勝曰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曰骨肉至親先帝所曰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曰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祭歎師古曰祭古累字累重也歎歎也

既反音許思者不可為歎息師古曰言聞歎歎之聲則悲思益甚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軻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曰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山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煦漂山應劭曰煦吹煦也師古曰漂動也煦音漂動也煦音漂動也煦音漂動也聚蠱成雷師古曰蠱古蚊字雷雷音許句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

有若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衆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羽翮飛肉鳥之所曰能飛翔者曰羽翮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潏音所發反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蠹音音音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插亦布散也昧暗也插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

止也音鳥曰反讒言之徒蠱生也師古曰蠱生言言多也道遠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髓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髓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也葭葉裏白皮也葭莩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莩者其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莩音葭莩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乎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

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謂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

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擣築也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擣築也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

長也疾病也言我中心憂思如被持築也擣築也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就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景前二

年立呂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

項王鮒鮒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鮒音助字或作鮒鮒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二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曰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諡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忠名解其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曰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制也廣川人謂之刑卿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曰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喪中刀

之師古曰以鐵刺也鐵音之林反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曰鐵鉞鉞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曰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見其形也獨可燔燒耳掘

出口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繪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也盡取善繪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之遺也音工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滅我愛師古曰若汝也設問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上畫望卿舍望卿祖楊傅粉其傍師古曰祖楊脫衣露其背也但音但楊音楊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曰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曰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誰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即中令歸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言其被疑也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代杙也割其鼻昏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師古曰繡領衣也繡下加俗

為方領上刺繡散文王莽傳曰有人者赤纒方領方領上服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答

問愛曰誰從醫去縛擊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潰也生割兩股銷鈇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已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放師古曰放謂游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

時不再師古曰崔賡言蹉跎也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已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已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已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清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奏狀事

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亭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定所捕也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亭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師古曰顯戮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曰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機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諸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

從稅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曰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妒也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曰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滄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定項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
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問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
為勤王師古曰勸諫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葬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曰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鴆毒不可飲也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余讀史論周禮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曰在上郡北而廣呂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師古曰為騎郎將之將上騎郎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邪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确謂競勝敗也确音角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天軍

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廣曰是必射鵠者也文選曰鵠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

翻可以為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師古曰疾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鵠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曰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進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曰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曰我為

走今解鞍曰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

白馬者也護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

鞬縱馬臥師古曰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曰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曰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

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古銅作錐受斗畫炊飯食夜擊時行夜名曰刀斗今在繁陽庫中

俗或呼銅莫府省文書師古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

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已禁師古曰卒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曰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曰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係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呂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溫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曰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雷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憺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捐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呂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曰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充本法得首若下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已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已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一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暮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軍曲整行陣也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已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已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已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師古曰呐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曰飲專曰射為戲如清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曰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曰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曰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曰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葦葦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曰為李廣數年蓋康曰奇度木耦也如清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蓋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備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道食其也食音盟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糒音汁滓酒也糒音備舉音率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適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上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音廣 莫府 師古曰謂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不勝敵也 師古曰謂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

師古曰惑迷也 師古曰惑迷也

師古曰絕渡也 師古曰絕渡也

師古曰糒乾飯也糒音汁 師古曰糒乾飯也糒音汁

師古曰曲折適言委曲也 師古曰曲折適言委曲也

師古曰上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師古曰上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

遂引刀自刳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已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塢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塢音人椽反當下獄自殺敢已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已劍斫絕纍欲刺虎師古曰落血絡同謂當時纍絡之而下也纍素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名譽武帝已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方冒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申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已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日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已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日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

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已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鉤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已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部者塞上險

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俳徊觀虜即亡

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木公孫放所築休息也泥音仕角反

因騎置已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已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已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已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音胡剛反今日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錫錫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索共一管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祭音去權反又音符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曰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師古曰幟也音式志反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裏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裏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大期至遮虜部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曰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曰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曰殉國家之急也師古曰殉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說欺也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軼戎馬之
是也齊人名麴餅曰媒地師古曰軼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穎曰拳乃弩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音去權反又音春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嚮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向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曰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
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曰遷誣罔欲沮貳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曰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已李緒而誅使人刺

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曰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榮之字也曰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蒼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已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已將軍築

朔方後已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已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已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畱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畱之已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已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畱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曰充士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泥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匈奴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已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已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勝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嘗曰臣嘗曰胡即謀單于何已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已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燭火

日復息師古曰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諭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寡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已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已

女為見師古曰言荷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窖米粟之窖也窖音米粟之窖也窖音米粟之窖也窖音米粟之窖也絕不飲食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食讀曰飢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曰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山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檠謂輔正弓弩也繳音研

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令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也師古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一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也師古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一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也師古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一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也師古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罍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罍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一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君為奉車服虔曰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師古曰刎斷也賜錢二百萬已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張晏曰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副也

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師古曰不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已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府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子卿不欲

降何已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師古曰效致也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當饒以勞武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言太守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曰區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

言太守

已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師古曰鄉讀曰鶴臨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
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
且貴陵罪師古曰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
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
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
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陵泣下數行因與
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前曰降及物故其隨武還者九人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說不欲斥言武元始六年春至京師
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收物為勿非也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
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
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曰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曰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
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曰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曰施予昆弟故人
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呂為郎又呂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呂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頷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已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已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已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已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漢書
正本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終

金陵書局
影印
本

漢書五十四